

# 风到底要吹走什么

鲍尔吉·原野

湖水的波纹一如湖的笑容，芭蕉叶子转身洒落了一夜的露水。晃动的野菊花仿佛想起难以置信的梦境；旗子用最大的力气抱住旗杆，好像要把旗杆从土地里拔出——它们遇到了风。

风同时用最大和最小的力量吹拂万物。它吹花朵的气流与人吹笛子的气流仿佛，风竟有如此温柔的心，这样的心让湖水笑出皱纹。水原本没有皮，风从湖的脸上揪出一层皮，让它笑。

风到底想干什么呢？风让森林的树梢涌动波涛，让树枝和树叶彼此抚摸，树枝抽打树枝，树叶在风里不知身在何处。风在树梢听到自己的声音变为合唱，哗——哦——

这声音如同发自脚下，又像来自远方，风想干什么？风不让旗子休息。旗的耳边灌满扑拉拉的声响，以为自己早已飘向南极。

风从世界各地请来云彩，云把天空挤得满满当当。风是非物质文化

遗产手艺人，为云彩正衣冠，塑身材，让云如旧日城堡、如羊圈、如棉花地、如床、如海上的浪花、如悬崖、如桑拿室、如白轮船。

风让云的大戏次第上演，边演边混合新的场景。剧情基本莎士比亚化，复仇、背叛和走向悲剧的恋爱在云里实为风里爆发。而风，没忘记在地面铺一条光滑的气流层，让燕子滑翔。

风喜欢看到燕子不扇翅膀照样飞翔与转弯，风更喜欢燕子一头冲进农舍房梁的泥巢里。秋毫无犯啊，秋毫无犯。这是风对燕子的赞词。

风吹麦地有另一副心肠。它摩挲麦子金黄的皮毛，像抚摸宠物。麦子是大地养育的奇迹之一，黄金不过之二。大地原本无好恶，无美丑，无奇迹。大地养育毒蛇猛兽，还会分别万物吗？可是麦子不同，麦穗藏的孩子太多，每条麦穗都是一大家子人。

麦粒变成白面之后，世上就有了馒头面条。上天喜看饥饿人吞吃馒头面条而满足。

植物里，麦子举止端庄，麦穗的纹样被人类提炼到徽章上。风吹麦地，温柔浩荡。风来麦地，又来麦地，像把一盆水泼过去，风的水在麦芒上滚成波浪。

风一盆一盆泼过去。麦浪开放、聚拢，一条起伏的道路铺向天边。麦穗以为自己坐在大船上，颠簸航行。

风从西伯利亚向南吹拂。春天，风自苔原的冻土带出发，吹绿青草，吹落桃与杏花的花瓣，把淡红色的苹果花吹到雪白的梨花身上，边跑边测量泥土的温度。

风过黄河不需桥梁，它把白墙黑瓦抚摸一遍，吹拂江南蛋黄般的油菜花，继续向南。风听过一百种叽里呱啦的方言，带走无数植物的气息，找到野兽和飞鸟的藏身地。风扑向南中国海，辨识白天的岛屿和黑夜的星星，最终到达澳大利亚的最南端。

在阿德莱德的百瑟宁山，风在北方的春天见到这里的秋天。世上有

两样存在之物无形，它们是时间和风。风说：世间只有速度，并无时间。风一直在对抗着时间。

风在富人和穷人的脸上，推着孩子和老人的后背往前走。风打散人的头发，数他们每一根发丝。风吹干人们的泪痕。风想把黑人吹成白人，把穷人吹成富人，把蚂蚁吹成骆驼，把流浪狗收回它的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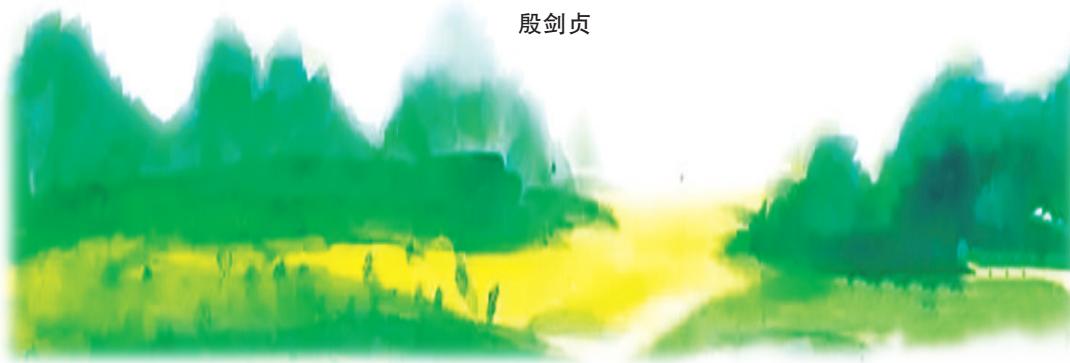
风一定想吹走什么，白天吹不走，黑天接着吹。风吹人一辈子和他们子孙一辈子仍不停歇。谁也不知道风到底吹走了什么，记不起树木、泥土和花瓣原来的位置。风吹走云彩，风最后吹走了风。

我至今尚未见过风，却时时感到它的存在。沙尘不是风，水纹不是风，旗子不是风。风长什么样呢？一把年纪竟没见过风。风与光一样透明、一样不停歇、一样抓不住。

不知不觉，风吹薄了人，吹走了人的一生。

## 细水长流的日子

殷剑贞



谈到过日子的秘笈，80多岁的老母一辈子的口头禅就是“一定学会细水长流”。

母亲践行“细水长流”的具体做法，体现在日常生活中对一米一面、一针一线的珍惜，对拥有的东西，竭尽所能有效利用。做饭时，食材总要习惯性地匀留一点给下一顿。母亲最不能忍受的是“吃了上顿没下顿”捉襟见肘的日子。在困难时期，母亲的“细水长流”生存法则，确实带我们平稳度过了缺衣少吃的苦日子。

小时候，记得大人们常将过日子说成过光景。老一辈心中的好日子则是不打仗、不遭灾、吃得饱、穿得暖。他们那代人整天操心的就是一日三餐的口粮。粮食是每个人的命根子。年景不错时，从土里刨回来勉强够一家人吃的粮食，还须加工成或粗或细的吃食。只有家中有粮，心中才不慌，推磨拉碾子加工粮食等活儿就不是个事。

依稀记得姥姥在潮湿昏暗的磨坊里，推着长长的磨棍，来来回回走过一圈又一圈，然后再将磨出的面过箩子筛过一料、二料。做着繁重琐碎的苦力活，却没听见姥姥抱怨过日子不好过。她总是不停地操劳

着各种家务，本分地尽着一个家庭主妇的责任。

姥爷是乡下的一名中医大夫，他免费为乡亲们看病、针灸、把脉，每天忙得不亦乐乎的同时，还抽空在一片杂草丛生的河滩地里，硬是开垦出几小块自留地，种植土豆、玉米、南瓜。那片贫瘠少肥的地里，即便最后仅仅能收获十几穗玉米，一小袋土豆，或四五个倭瓜，姥爷也是开心、满足的。他们珍惜每一个平凡的苦日子，珍惜一日三餐碗里的每一粒粮食。他们对一个女人顶级的夸奖就是：是个会过日子的人。

母亲跟我们讲年轻时的岁月。大搞农田建设的年代，他们每天天不亮就得开工，天黑了还在填沟挖渠。那时候记工分，累得身子骨快要散架了，还要养猪养鸡、捡柴做饭，但母亲认为，这样的日子才有盼头。那个年代的人们，没有更多的时间愁眉苦脸，能吃一个烤得金黄的玉米窝头，喝一碗淋香油的葱花鸡蛋汤面，那就是他们最滋润的日子了。

老辈们常说的一句话就是：病都是闲出来的。他们相信世上“没有吃不了的苦，却有享不了的福”。因为经历过真

正的苦日子，母亲他们这辈人才会倍加珍惜现在的每一个好日子。看到生活中的任何一点小变化，他们都会从内心感恩、惜福。他们实在想不透，如今的人们过上了老辈人梦想中的好日子，有时候反而不会过日子了。天灾、人祸、事故、生老病死，固然不可避免，但在身体健康、能吃饱穿暖的好日子里，为什么不能活好每一天？

母亲说，相比起许多同龄人，自己能活到这个岁数，也是一种福气。留恋人生，主要是舍不得现世安稳的每一个好日子。每每看到超市琳琅满目的商品，看到市场上新鲜丰盛的粮食蔬菜和美观时尚的电器产品，母亲就会想起逝去多年的姥姥姥爷，感慨他们生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，世上的许多好东西，连看一眼的机会也没有。她说，做梦都想不到时代会变化得又快又好。

她老人家甚至还开悟到一个更高境界，其实，人与人之间的感情，一样需要“细水长流”。

是的，这种细水长流的日子，蕴藏着的生活况味，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咀嚼出来的，在浮躁焦虑盛行的岁月中，它更需要有一种细水长流的心态。

## 重新认识四季

高峰

总是认不清开在春天里那么多的花儿。近日乏了，翻书来读，于是记住了樱花裂瓣、桃花尖细、海棠多一圈花瓣，杏花孤零零地开，李花透着紫色，梨树的叶子像锯齿。还有，连翘细长，迎春圆润，数花瓣就能分清它们。这些知识在春天突然就有了用处——当我站在窗前，第一次认真看楼下的树抽芽。

曾经很不喜欢太原的春天。三月的风裹着沙尘，夹着柳絮，让人睁不开眼；冬末春初的天气更是难熬，灰蒙蒙的天底下，羽绒服怎么穿都显得笨重。那时候，我总说只爱夏天，可以短袖裙子随意穿，白昼长得能攥住时光。

直到这个清晨，柳枝绿得晃眼。忽然想起小时候背过的诗：“碧玉妆成一树高，万条垂下绿丝绦。”春风真的像贺知章说的剪刀，裁出了满城新叶。再往远处看，褪去冬装的山渐渐丰润，融化的汾河水漫过石滩，连阳光都染着淡粉色——原来，干燥和沙尘之外，春天正捧着朱自清写的“刚出生的娃娃”在轻轻敲门。

用这样的心情看，开始觉得四季都藏着礼物：丰盛热烈的夏天自然不必说了；秋天，黄叶落满了晋祠古老的房檐，像铺了金黄的毯子；冬天最适合约朋友煮酒，暖炉烘着玻璃上的冰花，看雪一片片飘落在枯枝上。那些曾被我抱怨的平淡和灰暗，不过是年少时没学会看的水墨画。

太原的四季从来都在，变的只是看它的眼睛。当柳条再次拂过窗台时，突然懂了陶渊明。想起他说的“久在樊笼里，复得返自然”——在这座钢筋水泥的城市里，原来一直住着《诗经》里的草木，飘着唐诗里的炊烟。

